尚書質疑

敘

仁和鹿泉趙佑

予以治尚書應制科其始不過爲章句之學摘其直解大略以朔粗通便作文時俗謂之經旨既而恥其陋乃取全經之義而條貫之未離乎蔡傳一家也既而覺其狹乃上求諸漢唐則稍稍知所疑又求諸宋以下及于 御纂則稍稍知所信而仍不能無疑疑者疑所異信者信所同也信而疑者同之異異之同同未必盡是異未必盡非也諸經皆然莫甚于書夫昭昭若日月之行離離若星辰之明者書之本體也

自秦火而後粗幸得傳又或傳或不傳于是或疑之或信之聚訟紛紛而書之爲書乃幾幾乎日在烟霧迷茫中嗚呼難言之矣後生末學守其一得之見將何所衷以言考信爰是積歲月窮網羅費參悟苟有所得輒從而筆之久久漸多夫豈敢妄爲異同毋亦就吾所爲不安于陋且狹者存以備他日之質而已然則終不能無疑也疑者信之資遂命之曰尚書質疑乾隆二十有九年甲申四月爲之序

尚書質疑目次

尚書古今文說

先儒多疑古文尚書之僞予嘗緝綜其說葢莫甚于元明至有橫加詆斥如闢異端于其私刻止存今文二十八篇而古文則全削去者復有形諸奏牘請專以今文立學取士者從而辨之者亦非一家以今西河毛氏寃詞爲最勤然片言折衷莫善于安溪李氏望溪方氏李論難易精矣方則曰能僞爲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湯誥伊

訓說命之間弗肖也而况其下焉者歟嗚呼此語出而昭如日星焉用嘵嘵聚訟爲有歸安沈樹德者子偶見其私稿書說一篇雖未名于時其末曰尙書廿九皆聖人之言而古文二十五篇中如禹謨虺誥湯誥咸有一德說命或言心言中或言性或言德或言學尤文之醇乎醇者而必以字句平易疑之豈聖賢之言必艱深險澁而後可耶可謂明辨晳矣竊因是究而論之夫人立言而著之于書者將以自見而傳後也荀董之倫是也姑無論魏晉士大夫之爲學不

足以語于斯即使當此之時而果有人焉具是言心言中言性言德言學之學與識其爲祖周孔孫程朱明矣則何不自成一編著其邑里姓氏授受之本上之朝傳之其人而必蹈襲陳言依託古體身名旣隱而不彰不得享是書之福轉徒以供後人之集矢苟非至愚斷不出此愚于此者必不能智于彼則夫書之所言其必非有能僞爲之也盍信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或者不察乃執文字之常格以律古經其實愈多而見則愈陋甚

且舉而歸諸皇甫謐之徒吾恐謐如有知且當一听然曰何修而得此謬譽于千載下也

尚書古今文說二

安溪先生之言曰人之于書也其鉤棘聱牙者誦數必多誦數多者著心必堅牢永久安知伏生偏得其難者非正因難而得者哉至于孔書之反易蓋其甚難者孔氏既以爲不可悉知而還之書府矣則所傳皆可知者也此其所以平易也又曰伏生之書其女口授有訛音而晁錯不敢改既行于漢四百年則益莫之改也故難者愈難孔壁自其拔出時間或增減以通文義者有之又藏久而後顯安必傳者無潤色

于其間哉故易者愈易論之平允無蹠此矣然猶姑因衆說而爲之辭耳其實伏生之書固不盡難韓子曰周誥殷盤詰屈聱牙山堂章氏曰典謨貢範同出于生而明白坦亮如故獨盤誥有艱深焉且史未嘗言伏生有記誦口授事也案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于齊魯之間漢書藝文志同則是伏書亦出自壁中自有傳本當時秦令急藉壁藏以逃搜索者非獨孔鮒伏故爲秦博士

蓋亦寫而藏之並非讀而記之當孝文未使掌故往受之先而伏已出其書爲山東大師久矣其謂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乃出安國序中語而衞宏定書序復有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之文諸說因之意所謂口授傳言者亦止授以屬讀大義並非全不執經觀穎達于安國序疏顯有出入諸家徒此以訛傳訛使人不得不服西河考辨之强夫唯其非讀而記之也是以亡失者卽不能記然且九共帝告尚有一二語奇零偶及存大傳中唯其寫而藏之也以其寫

用秦隷故爲今文而竹簡多年易致剝爛不特亡者無考卽其現存安免脫誤此固不待語音之轉易而知其難者也迨至孔壁之出則又轉資今文以相參挍其挍之也艱自不能無假借增減而又傳之也私故有潤色洵情理之易明也但此論又毛氏所不肯持耳蓋朱子之疑古文亦以其容有他人潤色之處原非謂易讀者必皆僞也故于論難易一說則以盤誥之類爲一時告語百姓雜以方言而遂記錄者微子蔡仲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詔誥文字如

後世詞臣所爲者後之人徒藉口伏生偏記難而不記易一語不復細別其所以然于是古文純乎僞誤而訟不可勝詰矣然而就朱子之言則亦未能無過朱子曰大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物不訛損一字夫肜日戡黎自今文耳是適足以證伏生之非偏記難矣且亦安計其訛損否耶孝經論語同出孔壁未嘗訛損而今不以爲疑迺周書七十一篇訛損多矣而今罕以爲信可見眞僞之全不係是也况古又何嘗不

訛損也五歌之帥彼天常盤庚之惡之易也左傳有之盤庚之若德明哉酒誥之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無逸之厥兆天子爵佚傳述之而今書則皆無且如武成一篇先儒既謂其錯亂不可曉是皆傳受多而稱說異湮置久而考訂疎吁亦足慨矣吾故曰今文不盡難古文亦不盡易不可以不察也

毛氏力辨古文極多快論又據隋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斷梅賾所上止是安國之傳非古文已亡意謂今書定是按出舊本並採

徐仲山傳是齋日記謂漢功令今文立學稱尚書古文不立學故稱逸書非諸儒全未之見其斷賈馬鄭所注古文乃杜林所傳漆書本非張霸之百兩尤足訂頡逵以來之誤但其大意專在紬朱伸已偏蔽時多且好以與人嫚駡爲說經自失著作之體學者自可覽西河全集而得之 鹿泉又記

虞書說

古有虞書故列虞書有禹謨皐陶益稷故列禹謨皐陶益稷孔子述而不作也自春秋傳多引為夏書而後說者紛紛唐孔氏以為事關禹而述傳之引洪範者為証允矣左傳三引洪範皆曰商書箕子商人所述故也蔡傳則曰當曰夏書而云虞書者或以為孔子所定仁山金氏更申其說王氏樵遂謂春秋傳據所成孔子原所作竊以為皆近是而未考者也蓋虞書之名不起于孔子左傳文十八年季孫行父曰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

五典五典克從在孔子之前而已謂之虞書彰彰如此又案百篇序目虞書合十六篇夏書獨四篇耳（帝告以下五篇于鄭注本爲啇書孔并于允征下誤）若皆以爲本夏書而孔子所定則是奪有以予無瘠彼而肥此孔子奚取焉而金氏又曰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禹有天下之本也夫使禹謨本在夏書亦于三聖相傳之道未見有離也而必倒亂舊章區區較量于文字分合之間乎今試譬之史記二典本紀也三謨列傳也汨作九共槀飫八書十表之屬也

此尙書所以爲萬古史法之祖也大抵一代之史往
往當時先具其略而其成書則于後人二十二史皆
是已是故隋書成于唐則謂之隋書宋史成于元則
謂之宋史未聞據所成之時以爲名者則以夏之史
而修虞書宜謂之虞書必也烏有沒前人之正統而
强冠以本朝取易姓之典章而謬同于祖牒哉古人
稱引斷章爲多率意所出豈暇考正今乃欲指流爲
源徇左氏之失而誣古史之眞飾聖人之名而實學
者之見何其惑也如日知錄至謂古有夏書無虞書

而堯典亦夏書又曰以夏史而追紀二帝不謂之夏書而何蓋亦弗思而已矣

禹謨自在虞書禹貢自在夏書當日作者之本如是必非尼山有所進退于其間虞書前唐後夏賓主紀舜時事故列堯典于舜典之前以著舜受天下之始列禹謨于舜典之後以著舜授天下之終史法也一天下也受之人授之人此之謂不與而史能傳之所以爲經也貢夏之賦法也九州夏之職方也何涉于虞蓋史臣原本前功以爲禹貢錄

觀首尾稱禹而不及帝非夏書而何而唐孔氏獨謂必在虞書之內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者皆深于求聖人之過也

鹿泉　拜識

虞書說二

世之所以疑典謨者予始亦聞而疑之郝祖望曰伏書二帝同典五臣同謨始信古人制作精深益疑孔書爲僞作顧寧人曰古時有堯典無舜典以夏之史而追紀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夫作史有體焉有例焉堯典虞史作也舜典以下夏史作也以虞之史追堯而作紀不應以夏之史獨略舜而無書堯禪舜而攝位諸事備紀之以彰受命之原不應舜禪禹獨没其文非例也夫五臣以禹稱首卽欲并爲一謨

其不獨以皐陶名篇明矣且舜禹君也皐陶臣也臣則顯從特傳之例而君乃屈就附見之文詳推先代之臣而獨略本朝之祖非體也以是爲澀而一之以明交際之旁而統紀不正于上表章不脩于下當日珥筆皆聖人之徒斷不出此是故有堯典必有舜典有皐陶謨必有禹謨向使其皆本無而傳者綴集之則契何獨無謨孟子勞之來之云云何不更取而衍之夫是乃眞吳草廬所云傳記稱述收拾無遺也而不然也左傳引書曰聖作則孔叢子載定公問書曰雖高宗報上甲微此類並非收拾無遺夫

物本無不可强爲有則本有不可强爲無明矣抑愚有藏焉皐陶謨益稷伏生本合爲一篇馬鄭所據書序亦合爲一而别出棄稷篇名列在大禹謨之次試以義參之禹謨主乎禹故其中非無皐益之言而以禹陳謨始以禹征苗終皐陶主乎皐故其中亦有禹之言而以皐陳謨始以皐颺言終體例則一則疑益稷固當别有其篇而軼之矣非暨益暨稷之文所可當也善乎安溪李氏曰百篇序名原有益稷而今所謂益稷特就皐陶謨中分以備之非其實也此則傳

者之失或安國初授時之誤耳吾方惜其所無而何
嘗其所有且舜典大禹謨鄭注古文二十四篇中並
有其目疑古文者往往嘗孔而取鄭則以二篇爲不
當有者非適自相刺謬而已乎

夏書說

孔子錄詩三百有商而無夏四代之書于夏篇數獨少甚矣杞不足徵也雖然古者帝王之書掌于外史而春秋列國如魯亦多備之何必于杞乎徵蓋可存本希耳三代之天下唯夏統嘗中斷太康遭距失邦僅得僑立河南傳仲及相是時羿則襲夏都僭尊號儼然分王其勢略如後世南北朝相滅而天下混并于有窮且四十年有甚于漢之新唐之周者（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皇王大紀卽以少康生之年爲元歲上承后相八歲通鑑綱目前編從之）幸而光復

方策之散棄既多亂離之可紀尤鮮其後又非有賢聖六七作之盛更千數百年之久宜乎典章湮缺嘉言懿行排纂良難故次甘誓于禹貢之後以著敬承之實存五歌以補夏詩錄仲康以黜僞統如是而已

揚子稱虞夏之書渾渾爾正義言馬鄭王別錄皆題曰虞夏書孔傳未出時今文二書篇第尤簡故虞夏同科

商書說

讀商書仲虺之誥一篇之中而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名畢備舜曰人心惟危虺曰以禮制心唯危故以禮制之唐虞言心言中之旨至虺而大暢孟子稱之與伊尹並爲湯見知信乎其學不在聖人下矣商道以駿厲嚴肅治天下而虺之稱湯則曰克寬克仁唯尹亦曰代虐以寬逮其中葉以盤庚之賢民或逆命怨誹而王終不怒益自引咎話弗率以喻之而已豈非蘇氏所謂以口舌代鈇鉞忠厚之至哉夫民非可以

戶曉也爲帝王而亟恃其語言文字之力與天下爭一日之是非其毋乃慮煩而本促復不得已而刼之以威武則吏道由此益熾人心之戰滋甚矣古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其嚴肅不在區區刑政間即其寬仁亦非美言小數之爲也讀湯誥精深而婉摯當天下甫定之初不亟與民約法申禁以新一朝之耳目而發首言降衷言恒性夫惟聖人之心視天下無知愚貴賤皆可與之相見于性命故其治詳其俗厚後世道衰文敝則有講學之士而或疑其迂濶無當者矣

前此罕以比體行文者唯夏書杇索一喻而已自殷
誥若苗若粟始用疊喻至盤庚說命而其上篇皆通
以比體成章法抑亦文章風氣之變也

商書說二

商書兩疑案皆爲經生家所棠其一曰伊尹放太甲一曰高宗夢傳說夫臣不可以放君也太甲之罪不至于桀阿衡之勢未得爲湯書並未嘗言放而左傳孟子皆明以放爲說或者覺其不安乃以居憂當之夫居憂曷爲乎桐宮吾蓋以爲此尹不得已之權也尹懲甲之不順知其出于習而非性之不可教是以假諒闇之歲月乞先王之寵靈營于桐宮淸肅之地使絕遠其耳目近習而潛生其哀敬悔悟然而其迹

則已隣于放矣唯良史知尹之志又知其事之不可以訓故隱其詞唯孟子亦曰無伊尹之志則篡已隱爲後世霍光以下人立之防如此夫夢不可以徵實也明明選舉大典而聽命杳冥之中則將舜禹之薦果聞天語之諄諄大人之占可廢司徒之三物且高宗固云思道豈緊思夢吾以爲是亦高宗之權也蓋高宗舊勞于外處民間者久必有以習知版築之賢而難其舉彼貝玉在位之徒聒聒險膚鮮有肯降心疎賤不惑且譁者惟商俗之佝鬼托帝賚以相安事

若過爲神奇顧乃適償嚆昔耳然而其道則終不可
以訓後世稍不如高宗黃頭郞適貽千古笑矣豈非
讀書貴善鑑别歟是二說也前儒已有及之者予故
由繹而申其義

周書說

周書泰誓詞廹而傲誠有如吳氏所議林氏則疑必有所增損潤色蔡傳因之謂非盡出一人之口唯金氏以其書明整决非後世所能附會予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疑即指泰誓所言而發呂氏春秋亦載夷齊之言譏武王揚夢以說衆是其中非無當日史臣原文然且不免取二三策之議況夫私傳之久各本歧出之後殆事之無足怪巳自微言絕而大義乖經籍之棼紛如聚訟葢莫甚于文武周公之

事謂文稱玉謂武觀兵謂公踐阼或本傳記之妄雋或因解家之誤持宋儒辨正功不可沒矣其實服事稱于論語一戎衣見于武成中庸位冢宰著于蔡仲之命言固有約而可以制繁後而可以證前者卽此同焉誦讀之中端在善學者裁之以理而會通其變斯無不可讀之書吾是以竊哂夫嘵嘵然執偏廳以爲疑信者皆多言而好事也

周書說二

召公周公之亞也周公而下召公太公次之畢公又次之讀召誥始終以一敬爲誠民祈天之本與無逸立政之旨相表裏及觀君奭惓惓于天越民而要歸諸敬德知召公蓋得自周公平日之教者深故能竭忠貞而安康濟也然君奭之作蔡傳不取史傳舊說而斷爲召公告老周公留之胡氏金氏則謂在成王元年事竊以經曰新造邦又曰小子同未在位似初年爲近蓋是時主少國危正大臣同心戮力之秋而

召公者自擬才德未及周公方將抱疑難弗克勝之懼周公恐其稍涉畏避故作是以開之篇首兩曰我不敢知後曰惟時二人弗戡承召意而言未嘗及于求退也而猷裕之告成功之勗蓋欲其從容鎮定于憂患之時黽勉交濟于晏清之後可謂至矣或曰成王初年太公尙在何獨稱我二人曰兄弟之詞也周召皆親臣故不及異姓猶殷臣之不數傳說爲專述舊臣也又曰然則四人何以不數太公曰金氏所謂錄死者也唯太公尙在故不生誦之金說載在前編

較諸蔡傳呂氏似更明切但其不免徇史記攝政之疑則未精耳 抑有慨焉史稱周公學太公見劉向新序而詩書太公之文獨闕不應周召皆屢有陳戒于王而太公寂寂無所見豈以衰耄哉而蘇秦獨得陰符之書以爲揣摩果何以稱焉若丹書一篋可以覘公一生行已格君之大而尚書又不載夫豈史之失歟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維說命亦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知盤之學不在傳說下而其所爲學與所以廸高宗之實言行俱莫可得考也然則史之失固

亦多矣

鄭氏君奭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敎文王以大德

謙不以自比焉見大雅緜末章疏中 附記

周書說三

從古雄才大略之主力皆足以大有爲爲之一不當或至耗民氣戕國脉以貽數世之禍君子病之及知其病而求息始自回心以嚮乎道幸獲安全君子未嘗不許之者傳所謂善補過也先儒之譏周穆王徒以其有荒德而聖人猶錄其書爲不以人廢言噫嘻言而已耳則豈別無可采者胡獨于穆之荒而錄之篇反多于成康乎葢穆王者周王之能大有爲爲之失其道而卒能回心以合乎道者也其承文武成康

之光烈至親且近而適當昭王失馭南征不復之後爲周道盛衰升降之大關穆能卓然一命君牙以大司徒再命伯冏以大僕正初政循循修敎養愼起居綽有復興明德之意使其由是充之益懷永圖卽征戎不失爲鬼方之勳滅偃亦足媲踐奄之烈夫奚有于中才以下所可及哉惜乃此心一肆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于是造父之御八駿之乘嬉游乎物外而忘其本傳記所載極怪奇悠謬不可信之談悉舉而歸之穆以爲秦皇漢武之先導此則穆之所

以爲荒也雖然亦其中道之失已耳夫人主常不能無侈志而莫大乎知悔禍秦唯不知悔而亡孝武僅知悔猶免于亡穆則終聽所招之諫克懲醉飽之心耄而智及念夫民命之重唯刑吏道之敝唯貨不勝哀矜惻怛以立輕重之權讀呂命而可以見其反已之正焉愛物之誠焉庇官司翼子孫之實焉使夫民氣耗而復滋國脉戕而猶植周道之降而不遽降其以此也宜乎孔子取之特錄三篇于成康之末君牙冏命著穆所以正其始甫刑著穆所以正其終盖將

示萬世君人之勸戒匪獨言也降自其懿而遂無復錄者則穆之爲穆亘非中才以下矣或曰虞書贖刑言乎罪之輕者大辟而猶贖烏乎道曰彼固謂其疑赦者也非輕粥獄也古之獄簡後之獄煩煩故可疑日衆疑而辟之則濫遽赦之則玩不辟不赦而老死于囹圄將不足以容且非爲天牧者所以樂生之心故夫罰鍰者王道之因時而制宜用以濟刑之窮也周公曰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穆曰何敬非刑曰咸中有慶而周家忠厚之祚遂

盈延于折獄之中是又不徒一身之補過而已其所繫豈淺鮮哉

孔蔡誤讀耄荒二字爲句遂若周史已有顯詆穆王之意非定當以蘇氏讀爲不刊予之爲此亦聊就舊說而用盤庚自荒祇德語義非主本書荒字也初脫稿時頗有疑爲無道主翻案者垂今二十年得讀明陳第季立氏尚書疏衍其論穆王事頗與予合陳氏又謂儒者以穆王巡游無度財匱民勞末年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此又揣摩

之過古者金銀銅鐵皆謂之金傳曰此所罰黃鐵
黃鐵銅也鍰六兩其價亦廉古之贖皆用銅漢始
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耳則予說所未備并附于
此
戊戌十二月自記

周書說四

文侯之命義不繫乎文侯之命也紀平王也平王東遷之始君周道之亡而終不復者平王爲之不可以不紀而其事歷略無足紀者有文侯之命則取文侯之命而紀之爾世之論者徒以遷都失地爲平王咎不知平之失不在于遷在于失其所以遷之本遷而以爲安之也古遷國之君曰公劉太王平王然而公劉太王遷以昌平王遷以微公劉太王雖處平王之時之地未嘗不昌平王雖處公劉太王之時之地未

嘗不微而極于亡雖不遷亦亡也何者君子創業垂
統所以可繼者其本正也平王與知申侯之弒其父
而不能救終且不能討而反以其立己而德之此其
于本心之理絶矣蓋平王之志在乎王而已苟可以
成吾王之處無不可以安而止故雖君父之大仇宗
廟之淪棄不遑恤也偪已除位已定則國家已無事
而後策功行賞處堂而作太平之談曰其歸視爾師
寧爾邦而王之心不甚泰然乎哉若是者雖處之以
全盛之勢有益驕縣為僇已耳故曰不遷亦亡也而

況乎其遷者哉且夫洛邑者武王之所欲都而成王周公成之者也何失地利之有向使及平之身誠能修明德伸大義有枕戈誓衆之志無懷安敗名之失雖其始暫出于遷未見其終出公劉太王下也嗟乎宗周者魯也亡周者秦也周衰可望唯魯而終以不振以至于亡聖人非必知秦之亡周也悔過一書秦有可以至于王之道而周不能不爲秦矣故又托費誓秦誓終焉

周書說五

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于詩進魯于頌于書則列費誓于四代之末所以望魯者至矣故曰魯一變至于道顧竊嘗稽當日諸侯之失道唯魯乃爲特甚案前編載昭王十四年魯侯之弟濆弑其君幽公而自立金氏曰弑君爭國之禍自此始而王不能討失政甚矣至春秋弑君三十六魯則四之宣公十五年經書初稅畝公羊傳譏始履畝而稅也胡傳初者志變法之始也自是作邱甲用田賦皆謹書之夫惡莫大于

弑君父弊莫甚于壞先王之法而皆自秉禮之宗國始其何以責天下故曰周公其衰矣葢傷之至也傷之而猶望之于是修史正詩序書無在不致其惓惓之意曰庶幾後之人觀春秋而思隱公之讓則篡奪可以息歌頌而思僖公之賢則富敎可以興讀費誓而思伯禽之功則祖宗開國之勞可以懼而孱弱不難振周京不難復也嗚呼此聖人待父母國之道而心乎天下之心也

舜典二十八字說

舜典首二十八字古文所無今之家誦戸習奉為正經者姚方興造也陸德明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昬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則已明斥其偽矣方興既采馬王以造孔傳又造此二十八字者蓋徒見當時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若見龍之無首又見

重華之名載于史記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改朔授政稱自魏高堂隆遂假易之以新時人之耳目意殆以二十八字配堯典格于上下以上而愼徽五典云云配克明俊德以下古人文字變化無方豈必拘板若是哉重華義取繼堯之明則協于帝三字可省既云協于帝則堯典之欽明文思云云巳具其中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可省按之經法皆非宜有而元德獨見淮南子亦莊老宗旨古聖賢言德罕以元爲義者徐與喬經史辨體折之非盡妄也夫當古文初出時亡舜典一篇乃傳亡非經亡也孔傳堯典止說帝曰欽哉是并堯典傳亦不全非獨舜典也惜乎江左之儒不

知審訂誤以孔傳之闕遂為堯典之終故使妄庸武夫得乘其間隋人購求遽加崇信卓然能識其僞者六朝僅一梁武唐初僅一陸氏而聖經雜亂于千載矣竊嘗合諸家之論衷之堯典斷然當依孟子之文至四海遏密八音而止舜典則月正元日即其起句其文義聯屬上下者猶益稷之于皐陶謨康王之誥之于顧命事本一貫孔所謂誤合也其篇名所以殊者非獨編簡之分亦以著一代之統也固非必別出曰若稽古之文而後足完首尾明矣借云必當有之

則亦秀水朱氏有云與其冠以方典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雖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于四岳以後則授政之大端也愚按建皇或作建立三皇之道解董仲舒對策言舜改正朔鄭康成謂舜正建子朱說不爲立異其實梁武之議自是古今定論古書本無者不可混入今當除去二十八字但附綴于舜典篇題下並採高堂隆十五字兩存以傳疑而直以月正元日爲舜典之初其傳亦仍依陸氏所音用王肅本庶幾正爲粲然不盡失古

文之舊唯是王注久湮有難盡復然傳可假經必不可誣也予于古文不敢妄助諸家之攻而獨不能帖然于傳尤不能帖然于舜典之傳及此二十八字則是非之公心也

武成不須改定說

謂武成之有錯簡始于唐孔氏而宋儒因之爭相考定前乎蔡傳者有劉原父王荆公程子朱子至蔡氏遂直刊改本並列本經之中厥後震川歸氏今安溪李氏病其移掇太甚就加更置稍還舊章而仍不免一二移掇之迹唯西河毛氏謂武成原無脫誤以訾蔡氏之妄毛氏學博辨勤而其好詆宋學也過甚人罕信之予始亦疑其未的及反覆經文參詳注疏以求其意惜毛氏僅能援左傳之文以斷庶商之罪下

一段之不當移在前而于既戊午至末未能貫徹言其然也葢經文本分紀事紀言爲兩大截而以既生魄一節横擔之自首至此節紀事也自此節以下至末紀言也不但告于皇天后土以下爲王迹告神之事并既戊午以下至而萬姓悅服皆王迹在商之事也若以事論其先後則此自當在于征伐商之次不待孔氏知之也而經統于王若曰下既有王迹其事以告諸侯之詞即以紀言當紀事彼此可以互見故前從略也王所以備述之者庶邦百工多矣有從征

在役者有不必在役者有至周受命者有不必卽至者故必詳舉始末以爲宣布中外之實而終之以列爵惟五云云是則新天子之命而庶邦冢君暨百工所爲受者也孔氏唯不達其皆王言而以紀事當之于是謂唯作神羞文氣未結轉疑經之大聚百官唯誦禱詞而古史首尾血脉往來變化之妙隱矣然其所以不達者葢或疑萬姓悅服垂拱而天下治二語似非王之自言不知悅服自是當時實事何嫌直陳垂拱則康王命畢公亦自言之且經固相期勉之詞

云爾又何疑乎或曰然則旣生魄在丁未庚戌後豈得無誤曰此則孔疏已明之曰丁未巳是月十九日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旣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雖然文何以必在下葢史文原有倒敍抽叙之法如所謂初所謂先是是也王若曰至末文多累幅不可横斷于丁未之前故别出在後亦以重王命而另提作綱也然言旣生魄而不别繫月明當爲四月中事先言邦甸侯衛駿奔走而後言受命于周必不得未受命遽從祀史固明著其爲丁未庚戌

前事不用言初言先是也此古史之所以高出千古
也豈料讀者之紛紛乎夫如是則武成原自完善條
理秩如西河謂無脫誤其信至諸家改本就其中論
之亦唯歸氏李氏差近于理不至如蔡之破碎然誠
知經原無脫誤則是紛紛者舉可以不必矣
倒敘插敘之法左傳多有之成十六年鄢陵之戰
先書甲午後書癸巳昭十三年平邱之盟先書甲
戌後書癸酉與武成先書丁未庚戌後書既生魄
正同顧寧人曰史文常患爲日月所拘而事不得

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知言哉 癸未自記

丙申五月得讀四庫全書新刻融堂書解宋儒淳安錢氏時撰二十卷其解武成受命于周以前乃史官所記事節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間隔皆述武王所告羣后之言喜其先我有合惟既生魄節未深論耳錢氏之書向無傳本朱氏經義考云未見則西河蓋亦未見者併附識焉 鹿泉又記

康誥非武王書說

康誥非武王時書自書序孔傳鄭氏詩譜以下諸史傳記皆爲成王滅武庚以其地封康叔周公誥之而作無異詞者至宋儒始疑之朱子蔡傳始改篇首王若曰爲武王而駁注疏稱弟稱寡兄不應周公代成王有此語其辨甚正金氏通鑑前編奉爲實今之學者亦無異詞唯徐仲山尚書日記毛大可尚書廣聽錄非之據左傳祝鮀說先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後言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及史記衛世家之文周公承成王命伐誅

武庚分殷地爲二一封微子于宋一封康叔于衛仍斷爲成王時事佐證甚力然此事之疑實多端本不待左史硬証而毛氏皆未之及就其所載徐記亦不能無疵焉者予謂蔡傳之斷王若曰爲武王此實足以正舊說之違確不可易者也其以爲康叔封衛在武王時則未見其確然也何也康叔始封于康武王時爲畿內諸侯爲王朝司寇並未封衛衛者河內殷墟也武王立武庚于此而又三分之爲三監則是時已幾無地以置康叔矣衛之受土當更何處疑一也由經末其有若汝封觀

之叔之賢旣遠過諸昆由傳所據傳禮布茲觀之叔年又非幼則使武時誠封衛其當與三監之列明矣而經不一及方三叔叛時叔之進退又當何狀疑二也而金氏以武王封康叔于殷東無論經文東土乃周東並非殷東乃旣與武庚三監分土而治卽殷自殷衛自衛殷民自武庚三監之責無與衛事而經不一言衛勤勤劼以應保殷民乃以殷民世享疑三也金氏又援漢書康叔後扞武庚之難周公嘉其不從管蔡之亂以殷地盡封康叔如此調停前後之說意

非不善然漢書不先于左史且東征時從征者諒非康叔一人皆可謂之捍難謂之不從亂何獨叔當益封大功無若周公者猶僅于百里而叔獨踰制是又說之不足持者也予故曰封衞非武王時也然則何以王若曰當爲武王葢古者封諸侯于廟白虎通封諸侯于廟者示不敢自專也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當成王周公既定四國改建諸侯以其物衆地大人心未靖非親賢莫可鎮撫于是特舉以畀康叔而命之于武王之廟遂假武王之詞以作誥若在天之靈親勑之者所以終武王

之志夫鮮度處之與旦與封皆武王之弟而文王之子也不幸而及大故周公于此有疚心焉而不忍言亦諒武王在天之有隱惻焉而代之言故發首稱弟稱兄稱顯考略朝廷之義而惓惓家人厥後語元惡大憝猶丁寧于父子兄弟之間則聖人之情見而當日之事亦倍明矣予非樂附毛生而輕違蔡傳然義可旁參不嫌存以待質傳是齋日記予所未見不審予此說與徐同異幾何然其云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誥猶武王合文王之年以祀歲皆不亡先君之義

若徐氏第持此作案則非特無以正蔡適足爲蔡所持何也謂文王改元稱王而武王承文王之年自是前儒妄傳孔疏巳譏之蔡傳辨之甚悉不足取証也毛氏引爲助而盛稱之則亦多言之敗矣

酒誥梓材與康誥異說

康誥周公代武王之書也酒誥周公代成王之書也梓材周公代成王又自誥康叔之書也古無封爵一人而丈告勸至于三者如此則三篇各爲義例詞氣自別不傷煩複康誥前說巳具今詳酒誥王若曰馬融本作成王若曰見釋文以爲後錄書者加之固非經例然亦可援以證康誥之有別意者漢儒固有以康誥之王爲武王者而于此別繫取便解覽猶詩兩叔于田獨加大于次篇之首章彼爲一人而分題此

以兩人而殊號也則酒誥即仍舊爲周公代成王之作未爲碍理明大命于妹邦者周公述王命以命康叔前誥專告叔此兼告殷民也王于康叔不當稱小子故公述王意但名之異于康誥也如以篇中但稱文王不及武王爲疑則酒誥有脫簡劉向校書已然是亦無足異者矣蓋三篇之首本皆當有周公曰三字如多方之例而于酒誥梓材則尤顯梓材言監者三康叔既不與于監武庚明是監殷民而曰王曰古王曰今王定非王自稱則王曰封以下周公述王之

詞也王啓監以下周公自申誥叔之詞也蔡傳唯不
辨篇首之當有周公曰又執定爲武王之書于是前
後支離疑三監字之有異義疑後半篇之爲臣告君
而終歸于經文之斷錯今如依金氏前編作篇首有
周公曰讀之而採其所疏解以易蔡傳于通篇文義
豈不明切貫通何嘗有誤至金氏以梓材爲周公作
洛時咸勤誥治之事蓋作洛時康叔自當率其民庶
以從王事正監之本職乃必斷其非誥康叔至欲去
篇首封字而移前惟三月以下四十八字專歸梓材

之敍則過自萃廳耳金說另錄爲篇此不備具云

多方在多士前說

多方金氏前編載在成王五年誅武庚定淮奄之次多士則載在七年意以多方為遷頑民于洛而作其多士則營洛時命庶殷之書也其說曰按多方敘稱王來自奄而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矣胡氏大紀獨敘多方于前多士于後云然則安知書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歟案此論殊非無見蔡傳以多士昔朕來自奄下有移爾遐逖之語固已謂遷民在營洛之先矣而不敢即以多方

當之者一則牽于書序前後一則經文明有至于再
至于三之文故于王來自奄仍從孔傳成王即政明
年淮奄又叛爲說如金氏所編則是成王不得有重
伐淮奄事蓋即在周公東征事中與成王政序疏所
載鄭康成說合而書序爲失次蔡傳爲未精也竊更
合二書參之多士專告殷士者也多方則主乎誥殷
而兼及從叛諸方者也故其詞責殷爲多若云成王
即政明年淮奄又叛則是時庶殷亦既效攻位之忱
而當承叛之後矣淮奄自叛夷性無常非必更有如

武庚三監者爲之倡導也何與殷罪而經文煩複孰切如是且經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又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由武王立武庚距其東征誅滅計之殆不過五年閒耳是多方之作于東征後無疑也其所謂至于再至于三者蓋必其先已有文告之詞否或設詞以儆其將來解俱可通而曰時惟爾初明示以維新之始不若多士云予惟時命有申顯然爲繼前誥而作也是多士之當在多方後又無疑也然有疑焉多方誠爲遷殷而作然始終不及一遷字唯有

爾尚自時洛邑一語多士則鄭重而詳言之曰予惟
時其遷居西爾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曰爾厥有幹
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若其爲始遷之詞也
者竊意多方之作原爲遷洛之令一時頑民未即盡
從周家忠厚姑寬期以待之消乎洛議既定而猶多
觀望且動浮言乃更有多士之申故前之多方兼以
國而後之多士專茲殷前之多方兼士民而後之多
士專乎士以士之爲民表也自是殷遺始無不式化
而遷者矣然則遷洛一事始發令于多方而實成功

于多士亦經數年而後定者故書序于多士就其遷之既定而言遂以遷殷頑民繫之成周既成後歟若乃書之前後之不能無差互也固不可盡執以爲孔子之舊也

多方在多士之前卽昔朕來自奄一語足以斷案遷民在營洛之前卽爾尚自時洛邑一語足以斷案蔡傳復引召誥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作証益爲明切非必援移爾遐逖爲論端也洛不可以遐逖言也然則遐逖何所指曰左傳言分魯公以殷

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此正可爲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注脚當時殷遺大勢積重故分析以間之正不止一洛可見并綴于此 壬辰冬月又記

五湖說

五湖古之說者皆以爲卽太湖張勃吳錄謂太湖周行五百里虞翻謂太湖水通五道陸龜蒙則又以其上禀咸池五車之氣至史記正義有菱湖莫湖胥湖游湖貢湖之分吳越春秋注又有東皐梅梁金鼎諸名要之不離太湖一湖稱由諸說核之太湖誠別名五湖此可以當國語吳越戰于五湖范蠡泛舟五湖之文而未可以釋周禮也蓋山川地名容有相同注釋體例不容攙混吳越戰處不過今蘇松常湖四府

之間而太湖爲大可以當之若周禮職方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具區卽太湖允矣如亦以五湖爲太湖則是一太湖也既以爲澤藪又以爲浸重見複出而與他州之例全相乖背豈理也哉謹案三江五湖之說不一明吳興姜兆熊樊川叢話云以天下言則以大江中江北江彭蠡洞庭太湖巢湖鑑湖爲三江五湖于東吳言當以松江婁江東江長蕩射貴丹陽滆湖太湖爲三江五湖于洪都言當以廣信始安鬱林本南越志鄱陽郎官太白洞庭

巴郡荆楚風土記爲三江五湖彼自彼此自此可也然未能以揚州言也所言東吳韋即國語吳越春秋范蠡出三江之外入五湖之中者其地不出今蘇常松湖四府當時揚州之域甚大疑未足以該之且太湖既爲澤藪又不得混入五湖之一彭蠡五者本周官記亦以天下言則可耳洞庭乃荆州域與揚固無涉也考禹貢之言揚州曰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支同周禮震澤即具區則彭蠡殆亦周禮五湖之一而其四不著故致說者紛如耳今夫東南都會

古之澤國也枝津大瀆渟蓄洊瀁所在皆是所在皆謂之湖則又安能遠從數千載滄桑迭變之後而强指某某爲揚州五湖之實哉以故鄭康成顏師古之爲注第曰五湖在吳而不詳其目要之不得以太湖爲詞則明矣

水經注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射貴湖太湖上湖滆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國語越伐吳而戰于五湖范蠡滅吳反至五

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通稱也又云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别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此注最爲明切然則職方之五湖殆如爾雅之五名邱已莫適可考今惟彭蠡巢湖鑑湖見于周官記者尚有可從而其二則于長蕩諸名求之耳酈注又有云孫皓天璽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湖邊得石函有小石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冊爲天璽元年孫盛以

爲元皇中興之符五湖之石瑞也按此此言則豈吾杭之臨平湖于古葢在五湖數中抑以其地近五湖而附會之歟此未可臆決矣若三江者要當依郭景純岷江松江浙江之說爲正毛西河力主韋昭去大江而進浦陽非也鹿泉又識

敷淺原說　王子補作

以敷淺原爲盧山自朱子始有其說至蔡氏明著集傳中而王樵辨之今之說者仍據漢志豫章歷陵縣傳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與孔傳一名博陽山者合予始亦疑敷淺名義似不當以盧阜之高且大當之又疑盧阜未必獨遺於禹貢以未得目驗其地爲憾及戊申巳酉驛道往反皆穿盧山之陰旋留豫章三年兩往南康使院面對宮亭星石後倚五老峯嘗一到香爐大小漢陽諸峯下俯仰徘徊取所謂盧山志

讀之尚是明桑喬遺本雍正初星子令毛德琦重輯者其首條云廬山即禹貢敷淺原也蓋即據朱子蔡氏而加質直別無考辨於其間謹案天地之勢北高而南下故有北極常見南極常隱之說其實極北高極南亦高人行滇南則但見南極之出地矣是相對高也惟自北而南荆揚處其中厥土惟塗泥而揚又下於荆彭蠡又揚之最下江漢諸川之所滙以折而入海則經所謂淺繫諸過九江下乃以彭澤言深而言淺卑下之義也而廬山特巋然拔起於沮洳衍沃

之區上接尋陽下臨湖口周遭綿亘其高大不及泰華而亦名之阜名之嶽自舟中仰之邈然天際也入山徧歷曠奥多可居處利耕作也故以其廣濶曰敷指其敷布於甲下而獨起曰敷淺不言山言原者著高平之象重耕作之功也江自左合二漢又過九江勢全南下彭蠡乃合章貢十川之水以注之儼與江敵賴有廬山爲之阻隘率湖口諸山以扼其衝而後不得不折而迤北是以有江南東西道諸大都會否則將直趨而南矣然則廬山者于山脈爲岷衡之盡

結於江水爲下流之關闌故特紀之導山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洵乎禹主名山川無獨遺此之理漢之歷陵於今爲建昌縣屬南康府西南廬山在其東北百里相望出縣城北十五里有小山以視廬巍如部婁名敷陽山亦云望敷山有夫陽鄉夫與漢志傳孔傳博皆敷之訛也山南曰陽是山正直廬南得非以敷淺原之陽而名之乎乃古文郎以當敷淺原足知有誤古人言地往往詳于西北而畧東南故多迷離郎如今舒巢桐六諸州縣皆見春秋可考則廬江廬

陵自當以古廬戎國名由其遠爲楚屬罕通上國紀載闕焉又有廬水爲豫章十川之一與廬山皆地名本然太史公有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後之人方將移九江之在古潯陽者于洞庭至神仙傳又撰爲匡續結廬事以爲廬山得名之始而世俗爭信之志槩置諸不論并不載朱蔡一語亦可謂能刋落斷制者則予之爲是說贅矣

此壬子秋在江西作本爲廬山志書後者以其有關經說也故復收附諸說篇之末兩存之丁巳自記

放勳重華文命解

堯舜禹名也放勳重華文命號也觀孟子楚詞之所述則知當時以爲稱號久矣漢去古未遠太史公本紀必有所據而云然但謂之名則稍訛耳索隱贊則曰帝摯之弟其號放勳趙岐孟子注放勳堯號也朱子集註亦云史臣以爲堯號然蘇氏直斷其爲非而蔡傳因孔安國遂撰爲總言德業之詞則恐未可蘇氏曰以文命爲名則敷于四海爲何事耶由是言則號亦非所安也竊謂禹之號文命雖其有是文德而號之也則敷于四海有何疑焉堯有大功故

號放勳舜繼堯之明故號重華古人文稱其實非若後世王者徽稱而已又曰以類求之則皐陶爲名允迪耶是又移步而求前影也曰放勳曰重華曰文命三曰字史臣之辭也曰允迪厥德此曰字皐陶陳謨之詞也豈得同日而語者哉

路史堯舜禹非謚辨已有此說而近煩瑣故約之爲此解其推堯舜禹之爲名其受命于尊者而放勳重華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語殊明切又引始皇之制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

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云云夷考古者有名斯有號古道尚質但不諱名耳庭堅臯陶字見杜預注隤敳伯益字見酈道元注推是言之古人豈嘗單以名哉史書闕略故自夏后啟以下僅得錄其名而已湯名履天乙成湯皆號也自是始用諱實開周制之先故湯誓湯誥太甲盤庚皆著號不著名高宗彤日則又追書廟號與典謨異矣葢史載商王皆以干支紀號其名則竹書紀年詳之非盡無稽張晏之徒乃謂夏殷皆以名爲號顧氏日知錄

則云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皆非

也塵泉自記

大麓解

大麓之說不一孔叢子載孔子荅宰我問以為大錄萬幾之政注疏同孔叢之書晚出不知為孔安國王肅諸人之祖孔叢歟抑孔叢之因諸人而託諸孔門歟駁之者曰納于百揆已是最尊顯之官無緣更有階出其上麓錄二字古罕通用殆是見後世有錄尚書事稱錄公者而附會作解也是也于是蔡氏傳採諸史記及馬鄭而斷從山足曰麓一詁則又有駁之曰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予

則謂第山足耳何必荒險且世固有涉險惡遭變怪而不懼者不必皆聖人爲天子而後能之也旣而讀尚書大傳屢言大麓之野稍知所折衷案唐傳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虞傳維五祀乃浡然招樂興于大鹿之野大麓者地名也葢必當時原有其地近在郊畿名大麓者堯舜俱先後行禮作樂于此越數千年之久而失其處湮其名矣彼說者直以鉅鹿實之則失之鑿耳顧自史記有山林川澤之文而相傳必

以爲歷試之一事與下節若畫疆者固宜其相持不定也堯之試舜自在上三事三事旣畢堯知舜可畀以天位之重于是擇地于郊肅四岳入伯羣士民之觀瞻格舜而授命焉所謂納于大麓也烈風雷雨不迷者著其時之天人協應適當時和景明而無疾風暴雨之祥也下帝曰數語正此時事舜讓而後使攝則更臨之祖廟以重其事而舜不得辭矣讀書誠會通其大意何必沾沾于一說哉

大傳鄭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

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和同二說而為之解頗涉兩歧釋文但載其山足一語而不知其非正解後儒但知錄訓之出孔傳而不知鄭亦主之然為壇國之外數語實是不刊路史取以為說惜其繁猥不錄　鹿泉自記

藝祖解

藝祖傳藝文也釋文馬王云禰也今案史記五帝本紀云歸至于祖禰廟禮王制云歸假于祖禰注祖下及禰二書並述尚書並無藝祖之文白虎通巡狩篇引尚書亦作祖禰唯三軍篇一作藝祖伏生大傳則作禰祖則知藝字卽禰字或爲古文之通用或以語音之轉易于義當云祖禰而云禰祖者猶詩云妣祖抑亦等而上之之義歟凡王者諸侯出必稱告祖禰曾子問曾子反亦如之未有告祖而不告禰者此祖是堯之

祖廟禰則堯之親廟也當古文尚書初出時舜典止用王注及姚方興奏上孔傳而後改藝爲文後世不察遂以藝祖爲太祖之稱日知錄云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然其所引証特自唐元宗作起義堂頌稱高祖始乃方與本旣行後事也前此皆未之有至宋旣稱太祖爲藝祖于是蔡氏書傳雖欲更正其說而義有所止矣

周頌我將疏鄭以藝祖爲文祖猶周之明堂似姚說亦非無本然觀王制注則鄭已自相牴牾不足

據近平湖陸氏奎勳作今文尚書說復斷文祖爲
帝嚳藝祖爲顓頊更硬派妄臆也　癸巳春自記

蒼梧解

九疑舜冢之說致不足信自當以孟子卒于鳴條為正然檀弓史記皆言蒼梧之野此漢以來相傳正經正史也豈得無稽恩益嘗疑蒼梧必是古今地名有相同者不必其在南方及讀路史辨帝舜冢又見家語箋有据呂不韋書作紀蒼梧山者以為陳留平邱縣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可與孟子文合而後釋然于蒼梧之果非一處然亦終疑海州之遠鳴條自當即夏之

鳴條在安邑西者其于舜都爲甸服蒼梧或其一名或其旁近未可知也舜既耄期遠方巡狩大禹任之而近畿春秋之省或猶不廢躬行史紀其實故爲陟方乃死川谷變遷地里多闕後儒遂誤援他處偶同之名以實之致多怪迂悠繆之談宜矣至或者以陟爲絕句以方乃死爲釋詞自著之而自釋之古經無此體也徂乎方之解猶是遷就害辭也與

黜陟幽明解

黜陟幽明經書中言幽明皆以幽謂鬼神明謂人從未有作善惡字用者自僞孔傳妄說而蔡傳因之考史記作絀陟遠近夫鬼神處幽故言遠人處明故言近必非以遠近爲善惡之義蓋古帝王黜陟天下之大權非徒羣天下之人材皆其所宰制而驅策之即鬼神莫不聽命焉唯其勤民率物之誠常有以格幽故其效靈受職之理不異于治明是故黃帝正百物帝嚳序三辰禹主名山川非有功德不在祀典其在

祀典者又必別其功德之大小以定位號之崇卑牲幣之等殺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小名山視子男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幽有顯陟則無淫祠無瘝舉而民神不雜矣明有顯陟則無幸祿無遺賢而上下有章矣史臣紀舜治功之大而總括其成以見無所不統貫如此呂刑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此顯陟幽之事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此顯陟明之事也

天祿永終解

天祿永終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閎策文引此四字葢作好語用初讀以爲疑及紬繹尚書論語原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語一承允執其中之下一承敬修其可願之下皆文義緊接葢當作一反一正解之所以雙闕上文四海困窮戒詞也天祿永終勉詞也言善敗之幾榮辱之主皆在乎此不可不慎也人君未有願困窮而不願永終者不敬修其可願則將聽無稽庸勿詢不能執中而四海不免困窮矣知敬修其

可願則必擇之精守之一允執厥中而天祿永保厥終矣一則縱人心之害一則存道心之效也夫一話一言而或以出好或以興戎其爲善敗之應如此況其大哉朕之命汝者止此而已不更益矣四海困窮或作害及四海之人或作富有四海而至于困窮其身解俱可通天祿永終即太甲之自周有終召誥之祈天永命洛誥之汝惟終汝永有辭詩之以永終譽古經中凡勸勉頌禱之詞無不以克終爲期者此言終又言永固非惡語乃知漢人讀書初尚未誤安國

傳亦云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正義申之爲享大福保
大名有以也

論語包咸注天祿所以長終亦同孔意但釋上句
非耳或謂常存四海困窮之心斯得天祿永終之
道困窮卽不廢困窮不虐無告之謂則上句亦爲
勉詞義並得通葢孔傳本如此 癸巳十二月又記

東迆北會于滙解

禹貢山川以一二言括千百里之遠其不容有重文複義可知也子讀東迆北會于滙自孔傳迄今必以滙即彭蠡滋惑焉案導漾條東滙澤爲彭蠡文承南入于江之下漢既與江合一明乎二川同滙據文漢爲主據地江爲主不患錄此而遺彼矣何待導江複出會滙之文江與漢會自漢口入江之時已然更非至此而始言會也子嘗察之地形訂之圖說以合諸儒之說乃知經文本明端由說者致誤千載因仍唯

有蔡傳稍能排衆論而質其疑惜其設難于彭蠡文下而逌欲嫁彭蠡之名于巢湖又擇言不精遂致後儒攻詰夫漢在江北故曰南入于江謂漢之南也即繼之東滙澤爲彭蠡言其與江俱東而有此滙也若更曰南滙則既南入而旋南出漢且横溢于江外矣可乎此蔡氏之蔽也若夫東迤北會于滙則蔡氏之主巢湖固不可易葢經文明有北字是言此滙之在江北而彭蠡則南江也方位顯有不合且江在九江間大勢皆南因有彭澤之合及既歷湖口穿焉當

小孤之險以漸趨北若如諸說滙卽彭蠡則經當先言會于滙而後言東迆北其爲乖戾更不止南北之易位矣今觀大江由安慶以迄無爲皆北也巢湖在焉江水經涉其間爲江北之大都唯此足與經合其言會者承過九江以來江挾九派之勢巢湖之水又適出而合注于江也言于者明先滙而後會非因會而成滙也言滙者意巢湖在當日尚未若彭蠡之有正名則第曰滙而已然巢湖雖未若彭蠡之大亦合江北諸山之泉周廣四五百里大江資以豬滙禹貢

不應獨遺顧緣彼此同一滙字諸家覗爲一處又不細求北字下落觀禹貢雖指于經文地理極精搜抉而此一字顯涉模糊予故援蔡傳而別其是非覺經之條理秩然有兩得無兩失至顧寧人以東迤北會爲滙葢指固城石臼等湖則又舍其大而重拜其細爲字斷當從注疏及史記諸本作于云

予則孥戮汝解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以孥爲子而云辱及汝子言恥累則不以戮爲殺與上文戮于社明是殺之者不免一字而兩義故蔡傳從孔疏仍言殺持辨甚健則漢書莽傳之作奴戮顏注謂戮之以爲奴王伯厚并引囚奴正士爲證者戾矣然罪人不孥之謂何且湯誓亦有此言傳曰權以脅之使勿犯焉有聖王而脅其下者湯以臣伐君而援非法之刑以脅民之從斷不已甚乎竊更體貼文勢上用命不用命二語似只

是述軍法之詞如所謂政典曰者予則二字緊承作轉言軍政之常法如彼予則以奴汝爲戮汝奴之即是戮之死莫重于戮辱莫甚于奴士可殺而不可辱左右戎御之倫皆士也則所以深惕其不用命而復不輕用殺之心具見矣如是初不必違奴孥通用之義而兩戮字自不至相倍以釋湯誓更得圓成于傳義亦尚可補救歟或曰孥戮分對看或奴汝或戮汝也亦通然總非妻孥之孥古今軍法雖重于常刑率及身罕緣坐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解

咸有一德咸有非君臣之詞乃言湯德之有常無時無事而不協于克一也惟尹躬暨湯猶之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句法語意俱同暨之言及也逮也躬暨猶云親逮事之見湯之無時無事而不然也所謂見而知之也太甲亦逮事湯而于乃祖攸行終始惟一之實未能事事備悉其全故尹于西邑夏于湯皆特舉其躬所周歷而熟承者告之言之親切如此顧自向來皆誤認暨字咸字遂作尹及湯皆有純一之德

則尹以純一之德贊湯可也亦以自贊可乎贊湯欲嗣王之法祖也自贊則欲王之法已而并將使在廷之臣之必出于法已又可乎矧先言尹後言湯尊已而後君于文爲不順而作神主享天心受明命有九有之師儼然躐身其間顛頑威福皆非理之所敢出與古人之所宜有不寧惟是伊尹尹其名也湯號也唯湯是號故尹得稱之于嗣王之前尹是名故言于王必稱尹後人亦稱伊尹或舉官名通言阿衡保衡其他書散見有言伊摯者自是尹之字而或誤以爲

名反以尹爲字又撰爲湯使尹正天下號之曰尹尹亦以自稱其于湯則與堯舜禹同爲名夫堯舜禹之爲名古道簡直也然舜與禹益之言堯德皆稱帝未敢直言堯至殷而漸趨文矣今如由前之說則卽此惟尹躬暨湯豈有于已則飾稱字號而于先王之名獨直斥不避一語之間而對君與對人孫子之道全相顛失者乎則皆舊說之習而不察也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葢承上文言先王雖如此尹因得以成輔相之功不過左右其間耳非有

加于先王也語意卽下所謂相亦惟終者孔蔡俱作尹又能云云便不免尹自言其功之意與咸有一德同病并附論焉 鹿泉又記

典祀無豐于昵解

經有古讀本不誤而後人誤讀注文并以誤經誣古者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昵今注疏本誤截典字屬上句或見傳言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以爲孔讀如是漢唐人讀經破句如是者固所多有叚無足異獨此經之讀則不必然葢傳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是正釋上二句常也二字所以足上生下常對異言非釋典字疏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爲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語尤明析其下接云祭祀有常不當特

豐于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是正釋本句則爲典祀連讀甚明史記作常祀尤可証或者誤讀傳文之嗣常連其所不當連遂于經文之典祀破其所不可破以議孔氏之非亦誣甚矣蓋此經孔氏之非固有之經上二句所以結前所謂義所謂降年永也言王敬民事則無不爲天所監錫祚綿長者敬民務民之義也典祀無豐于昵敬鬼神而遠之也豐之猶言過而昵之言褻近戒其不可過于褻近卽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者高宗賢君未

必如後世之淫祀求福殆不免徇尚鬼之習數舉禱祠有違常度故傳說祖已交相致戒而書言昵史記易之爲棄道意可徵會孔傳言近廟益失之然未以昵爲禰其言禰廟者乃出馬氏王氏而蔡傳宗之幷謂序祭成湯之非夫成湯不可以禰言豐于禰猶是孝子之私其親未至遽遭降異且宗廟之禮牲幣豆籩具有成制固非能以私意豐殺者寧高宗而有是不又滋之誣乎然而裴氏集解之引孔傳于近下本無廟字已與唐正義本不同集解每載孔安國曰與今書傳異同甚多夫

傳文且難讀殆無怪經文之叢誤也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解

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有以箕子之言爲可疑者予未暇詳其說第就今謝山全氏經史問答載水心先生葉氏適以殷之末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子不應有此言也問者因謂箕子之言所以戒枋臣水心之言所以戒昏主全氏從而申之曰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已所得主作福便不本天命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凶于而國害于而家也箕子于此層未拈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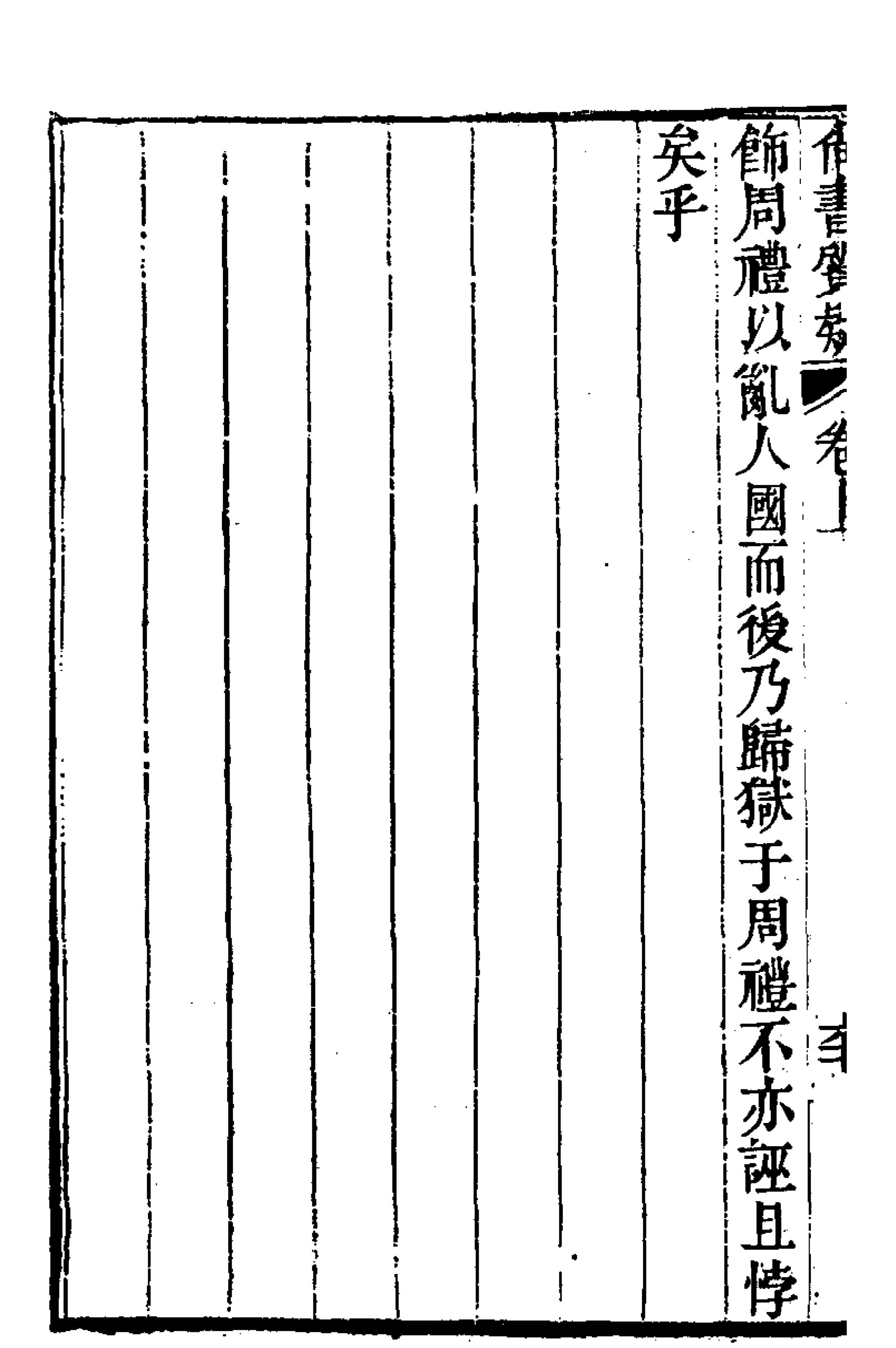
又曰箕子于上文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專奉此三語爲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絶矣玉食句尤有疵按全氏此說于經義治道皆極有關係不可以不細加討論者予竊反復尋繹乃知經文並未有失由後之解經者失之今徒以疑經而不得經旨無怪乎其相扞格也盍觀唐虞夏商之言治無事不本之于天稽之于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未有言惟辟者其于威福也則必計其當否曰不僭不濫未有直言作

者其于食也則必先民之疾苦曰艱曰鮮未有文其詞于巳曰玉者此皆歷聖之大訓箕子所前聞且箕子固言之曰惟皇作極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今以此作福作威合之其爲作極之作乎爲作好作惡之作乎吾且見其相悖而何足以相備是固可不辨而知其言之非以爲當然矣夫治必上與下交相警乃以交相成由天下之奉一人則不可不知惟辟作福作威玉食以定于一尊而後柄權有所歸名義有所稟由帝王之視天下則固以爲一能勝予萬不敢存

惟吾作福作威玉食之心是以躬恭儉而天下化若箕子之所稔經者然終至臣下化之攘竊相容而朋家作仇蓋上既惟吾所欲爲勢必各飾其私以相軋取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也然則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未始非惟辟之有以漸之矣予是以知此三句正當與下六句一串讀而解之言福威與食固人君之大權所當有者非臣之所得干也然或徒恃其有不知奉天順人而惟辟之作則將與臣之不當有而

第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而已是又商王受優爲之

有者同爲凶害于家國民人而不可救蓋所以警天下萬世之爲人君爲人臣者若是其深切著明也不然以武王之聖武非不足于威福者當開創伊始殷殷訪道之誠而箕子告之方當進之以寛大持之以戒懼而豈有導以專欲自用之理顧自漢以來諸儒卑陋狃于尊君抑臣之習不能窺見聖賢微旨遂若此經之專爲人臣訓而忘箕子之爲告君者于是迷謬相仍牢不可破致使驕君昏主奉爲口實有心世道者則又不知咎傳而反以疑經猶之劉歆王安石



飾周禮以亂人國而後乃歸獄于周禮不亦誣且悖矣乎

命公後解

洛誥孔蔡二傳最相乖異如命公後一事孔以爲命立公後則主封伯禽事言蔡不主伯禽以爲命公留後治洛毛西河援公羊傳封魯公以爲周公後一語爲後字証左傳成王分殷民命以伯禽爲命字証又援閟宮詩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之文爲誥詞實據以訾蔡傳之悖亦說之强博者然觀經下節云公定予往已明爲命公留洛並不及立後本節又云廸將其後只是命公經理以後之事兩後字未見有異毋庸

枝節若伯禽之封理不當在作洛以後葢周公封魯
本在武王定天下初而公未嘗至魯歷武及成豈得
魯國虛無人焉主之其爲伯禽必也不唯周公卽召
公太公皆始終王朝其封國亦當以子代不待久而
後定也觀魯世家載周公誡伯禽語于成王初年管
蔡事前又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並載費誓
文于其下可以考見左傳所云分殷民者亦是作洛
前事毛氏乃徇孔氏之失而斷東征時伯禽未封國
愚矣葢後字之解有二而並後不與焉後者對先之

稱王與公並至洛今王先歸而公留是命公且暫後也此指還朝之先後言也凡書始尤貴善終王若曰書後諸事一以屬公矣此就治洛之先後言也二者皆可兼參立解惜蔡傳有未及而所云留後乃適涉後世藩鎭名目致使毛氏得資口實然蔡氏亦非謂周時之有此稱毛氏之好詆宋儒亦猶宋儒之務攻漢儒皆不得其平者也

秬鬯二卣解

詩書所稱賚秬鬯事若文侯之命江漢之篇或兼言圭瓚或單言秬鬯然皆一卣洛誥何獨有二曰此成王以秬鬯賜周公使得祭于文武而公述其事也言秬鬯則圭瓚從之矣二卣者文一卣武一卣也曰明禋者周公述使者傳王命之詞也拜手稽首休享者周公自言謝王命之詞也禮支子不祭諸侯不得祭天子周公分無祭文武之禮成王以洛邑新建文武廟不自定宅而命公留治將使公攝行歲時禋事故

賜之以此此段注疏因誤讀上文乃命寧三字爲句而斷予字屬下句遂致轉側費解蔡傳改之正矣乃又不得其解而引蘇氏謂王以事神之禮事公頗近迂誕且古秬鬯之賜乃使以祭其先非以自飲亦不聞有二古之敬禮但有享薦不聞其以祼器也拜手稽首以爲王言王自言敬公可也公何當忝然述之宜乎爲毛西河所訾然毛氏解二卣當矣必仍徇舊讀而摭爲周公嘗蓄二鬯自于考室將禋二王則公人臣也禮當賫鬯于天子豈有不待命而私蓄輒自

專祭以干大誥是不足以糾傳違而適自形其悖也已矣李文貞公疏此亦主蘇氏并援前予沖子夙夜毖祀句為即指敬公言與此事相証更覺未安按夙夜毖祀猶云為百神主乃是王言惟公德如此故使予沖子得在此位以承宗廟社稷之祀耳全與此無涉舊說亦多欠審敢并申其解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解
讀書不自子細體認往往執一見為解詁致經義深
者淺顯者晦沿誤既久或乃不咎解之未精而反以
疑經之有失其弊不至于毀經誣聖不止于洪範
惟辟作福三句怪世之疑箕子為有疵既不憚申正
其解又讀君陳觀蔡傳所載葛氏說及困學紀聞所
譏竊歎先儒所以為後世驕主諂臣戒者未嘗不至
然遂以是咎先哲王之失言則悖矣夫成王承周公
之教以簡命良臣君陳又能率周公之典以佐成盛

治其必不至相尚以諂諛明矣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言所當言也爾乃順之于外行所當行也人臣莫患乎有善而不肯言與可言而不可行爲人君者莫患乎予聖而制其臣以不言今善必入告告必以善是責難之忠至矣王之期之以是是虛受之益宏矣以是而見諸施行未得告不敢專也既得告不敢宿也行之而無非當乎人情物則有以善宣德意也斯之爲順孔子贊坤道之順曰承天而時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從王事臣道也此順

之時義豈猶末世媕阿從令之爲乎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又申言斯實關係乎吾君德者大故不可以不入告故不可以不順之于外也而豈王之詔君陳以歸善于已乎然而孔子引此書則以爲善則稱君之証戴記出漢儒雜採緇衣坊表所載先儒固多致疑者卽果孔子之言要亦斷章取義非經本訓孔傳不察而奉爲正解後人又不察而妄以訾成王夫不識本文何不讀下文下文固明告以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成王豈以從令歸

善望其臣者哉

盤庚首段疏

盤庚首我王來一大段似是羣下之詞非王言也率籲衆慼出矢言曰者卽上不適有居之民相率呼籲衆皆甚慼出而陳言于上也曰率則明有率之者已爲下在位句伏脉矣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者指祖乙事也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者據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似有不能胥匡以生之勢矣然近河而未有大害嘗以卜稽之其詞固云河無如我何也商俗尚鬼故託之于卜其如台猶湯誓之

夏罪其如台乃小民不知利害之常語也商患莫大于河其遷皆以國都為河所圮若天之斷命然者故總舉祖乙以前諸先王已事以明之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者恪謹乃不敢輕舉妄動之意考盤庚之遷史記書序並不言有河患疏載鄭王以為風俗奢侈邑居墊隘又申孔意以為地勢洿下則尚未若從前之顯遭決毀彼民安測未形之患視為得已而不已直不重我民不恪謹天命矣所以反形下文也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者承既爰宅于茲固可常

久安寧也猶以爲不然而復圖遷則是不欲有常于厥居將與前之遷亳遷囂與相與耿者于今而爲五矣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者古先王之遷皆以故都不爲天命所屬今旣有爰宅則不承古而遷未見天之遂絶我命也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者又因以勉王而申言不遷之利但在克守先王爰宅之道譬彼已顛之木尚有發生豈兹方新之邑遂無振作天命且將日永而紹祖德安民生

皆在是矣自祖乙徙耿至盤庚歷百餘年而猶謂之新邑者對亳殷之爲湯故居又以見奠宅之未久決其不當輕動也民之矢言者如此盤庚將作爲誥教以開示之又察見民所以然皆由在位之人狃于便逸不知大計徒以安常襲舊爲正法度而假詞民隱以訹其上所謂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乃史臣明王若曰以下所以先誥在位之意也中篇乃及于民云

案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鄭氏注祖乙又去相

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遭圮毀改政而不徙此註亦可爲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二句註腳圮毀則有不能胥匡以生之勢矣猶以卜稽之曰河患無奈我何而不徙也故下言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如此似更明貫玆新邑孔蔡諸家皆謂指殷而爰宅于玆則皆指耿夫有舊故言新而對此乃爲彼旣謂耿爲玆卽殷當言彼何皆云于玆無異詞舊徙執天其永我命于玆新邑之爲殷言而遂以矢言

曰以下必是王言不察其爲民言也或問予若籲
懷茲新邑曰若順也籲即率籲之籲懷即先王不
懷之懷言予非不欲順汝所籲之言懷安于茲耶
亦惟爲汝民故不從汝言正以善從汝志蘇氏說
丕從厥志精矣又問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曰觀此
益見茲新邑之爲耿而非殷斷然矣雖其爲耿也
是民所樂易種于茲者故得以無俾警之若殷則
民方不適有居何警懼之足云哉矧其下方言往
言將試皆立此言彼之詞則于茲安得非指現在

所居之耿乎盤庚上中二篇皆未遷殷時作凡言于茲言茲言茲新邑皆以現在所居言指耿非指殷至下篇用永地于新邑乃既遷之後方是謂殷

庚子春記

四鄰四輔合疏

舜命禹曰欽四鄰成王命周公曰亂爲四輔一義也以其地之近則曰鄰以其職之重則曰輔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其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此伏義也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安國傳同此孔義也禮文王世子

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疏四輔者書大傳云云洛誥疏即引文王世子為說朱子亦云四輔猶四鄰此疏義也賈誼新書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

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是以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此又可為成王四輔之明証也蔡傳于益稷曰鄰左右輔弼也不言前後則四鄰止二鄰于洛誥曰漢三輔蓋本諸此則以洛邑為輔四輔止一輔是用合為之疏以補其缺正其誤焉

周公為成王四輔乃已然事何待更以相勉此蓋王屬公與禮樂育人才使我士師工皆有所監視有以誕保文武受民備異日四輔之選也如是則

公之功不患其極盛難繼而國家可以百世長治矣此古聖賢君相深遠之計豈若後世但務目前為一身而已哉如此解當更切至總之蔡氏以輔爲陪京之義淺甚

甲午六月又記

康誥四十八字疏

康誥首惟三月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蘇氏以爲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今從之按洛誥篇乃周公與王商治洛邑之本末及王命公後使命往復君臣相告誡而已並無見土誥治之文蘇說未盡的及觀近丹陽姜上均尙書參義疏此節頗詳寀錄之備考焉其云以召誥所紀時日推之所謂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葢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也三月惟丙午朏則三月初三日也越三日戊申初五

日也越三日庚戌初七日也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也若翼日乙卯十二日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十五日也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其十二日乙卯周公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洛誥首三節以圖告卜之文其三月哉生魄此節所稱乃即十五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次日十六日己未也周公旣以民大和會見士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文則誥文必別有詞命當另爲一篇而其文亦旣逸矣若斷其爲洛誥之文則其次第亦當在拜手稽首誨言之下但此篇

自為公與王商治洛邑本末及王命公後之文恐亦
不應以此襍之也故吾以此四十八字當屬闕文斷
簡而不必强為附會者也姜氏之説如此然則蘇氏
亦求其義而無著因遂以洛誥當之耳其實似洛誥
之敘而非洛誥也或曰見士誥治即召誥之朝用書
命庶殷唐孔氏以為一事非耶曰彼自在戊午越七
日甲子也若以為一事則此節不當獨標以哉生魄
應綴書云越六日甲子矣葢誥治者誥之以營洛之
意而慰勉其遠來赴役之情故曰播民和曰咸勤十

六日經始之至二十一日更用役書而命之也亦姜氏云

歲庚午館淮安有以姜氏新刻獻東君者因錄此篇及今熟考之亦非甚確蓋此四十八字斷是三誥之總敘先儒惟必以康誥非成王時事宜其無著而思移掇矣姜氏尚未脫窠臼至欲另造書篇然與其妄竄無寧闕疑其比櫛月日猶合孔疏禮例足正蘇蔡之違遂存而弗削云 戊戌冬自記

尚書質疑卷上